

## 人生最忌谈条件

□鲁先圣

一个青年来拜访我，看到我的书房窗明几净，几排书架上藏书丰富，写书法的案子也十分宽大，各种宣纸一应俱全，他说：“老师，难怪你写出了那么多优美的文章，书法作品也这么多，你有多么好的条件啊，我连一个简陋的书房都没有，怎么写练书法呢？”

我说，我二三十岁的时候，写作就是在一张25元钱买的折叠桌上，家里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桌子有4个用途：写作、练书法、吃饭，朋友来了喝茶。一张不大的圆桌上，我在这儿一半写，爱人在对面誊写，我们几乎每天这样熬到深夜。我每天凌晨4点，又在这个小桌子上开始日课。我在那一张小桌子上创作完成了最初的4本书、100万字，书法也是在那个小桌子上练出来的。

我又对青年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在延安阴暗的窑洞里写的，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在密林的一个树桩上完成的。如果你等到各种条件都具备了再开始，那样的时候永远不会有。因为，现在优渥的条件，正是当年艰苦的生活创造的。

其实，没有一个人幸运到一生没有经历过悲苦。重要的是，当悲苦降临到你的头上，你能这样去想：“这样的经历，每一个人迟早都会遇到，该我经历的终于来了，我只是得到了属于我的那一份悲苦。”

青年问我：“你的每一次选择，是否都是正确的？”我说，不，我似乎没有过举棋不定和犹豫不决，不论什么时候，都有一条阳光大道铺在我的面前，我总是不需抉择，而是毫不迟疑地踏上人生之路，一往无前，矢志不渝。当你不再需要以别人的眼光肯定自己的时候，你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成功的殿堂。

## 我的父亲母亲 打开了那扇窗

□梅寒

父亲不识几个字，可父亲对一切写了字的纸张怀着天生的敬畏与莫名的虔诚。

那一堆涂满了女儿忧伤情绪的纸片，在众人的眼里，包括在女儿自己的眼里，都不过废纸一堆。可父亲发现了它们，他的眼睛里立马闪现出热烈到无以复加的光芒。他仿佛发现了一个稀世天才。

那年女儿读大一，在一所不入流的大学。暑假里躲在屋里写写画画，写的也不过是自己对前途与未来的迷茫。那篇青涩稚嫩的东西，父亲连读都读不懂。可他认定，他的女儿了不起，居然可以写小说了。

他执意要拿着它去找地方为她出版，女儿坚决不同意。他们的争执因此而起。那个暑假没过完，女儿就匆匆收拾起行李回学校去了，却把那厚厚的一本手稿扔在一个角落里。她以为，她走了，他会忘记。女儿却没想到，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的父亲，居然借了邻居哥哥的西服领带，把自己精心打扮一番，就揣着那本手抄稿到省城去了。

父亲不知道出版社在哪儿，一路向人打听，终于敲开几家出版社的大门。父亲卑微地弯腰含笑，小心翼翼地向对方说明来意。可听到的答复都是：对不起，我们目前还没有出版计划。父亲脸上的笑一下子就僵在了那里：那我怎么样才能把女儿的书给出版了呢？

你们实在想出版，可以自费。回答很简短，语气里已是不耐烦。

他给女儿的信还是很快就寄到女儿手上，歪歪扭扭，很短的几句话：闺女，我拿着你的书稿去见了出版社的人，他们看了，说你写得不错，再好好修改一下就能达到出版要求。女儿没回信，她自己很清楚，那篇东西离出版的要求



可以肯定的是，在别人指定的地方，想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做的事情，没有一个人理解，你还能继续做下去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知道，这就是寂寞的境界。

很多人都在演戏，人前一个角色，人后一个角色，做着言不由衷的双面人。可是，这些人却不知道，我们的人生不是演戏给别人看的，我们生来也不是给别人讲故事的，最终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其实，冷暖自知，还是活得真实、坦荡、表里如一是最长久的。

乔治奥威尔说：“我注意到，许多人在独处的时候从来不笑。”为此，我常常问一些朋友：当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凌晨或者深夜，你在做什么？你能够理直气壮、无愧于心地回答吗？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我非常赞赏这句话，但是，我还认为，那些各种头衔，各种称号，那些高楼广厦里的座次、热闹和喧嚣，都与我没有关系。

我只关心，我今天应该写下什么，我今天一天的意义。夜读，明代袁中郎有这样一段话：“每见无寄之人，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这便是一座活地狱。”这话真乃真知灼见，就是看到一些没有什么人生目标的人，一天到晚瞎忙，没有什么事情就忧愁，看到美丽的景致也不快乐，自己也莫名其妙，这样的人不就是活在地狱一般的地方吗？

我们身边有多少这样的人啊？人生没有梦想，生活没有乐趣，无所事事，过一天少一天。这样的人，真是臧克家先生说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我们身边有多少这样的人啊？人生没有梦想，生活没有乐趣，无所事事，过一天少一天。这样的人，真是臧克家先生说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还有多远。可女儿的写作热情却被父亲的那封短短的信重新点燃。只是，那一次，女儿偷偷地写，再不敢让父亲知道。

父亲着迷了一样，一定要想办法把女儿的第一本书出版了。只是两万六千块钱的费用，他们家不吃不喝也要整整两年才能挣出来。

父亲真的做到了，已是时隔四年之后。他雇了辆汽车从省城印刷厂拉回了一千三百本书。新书到家的那天，父亲把全村的父老乡亲全都招到了家里，摆了几大桌的酒席，放了几大堆的烟花。灿烂的烟花下，父亲的泪，流了满脸。女儿的泪，也流了满脸。直到那时，她才从母亲的嘴里知道，那两万六千块钱的来路。那是父亲扛了数不清的水泥袋子赚来的。身高一米五六，体重仅有九十公斤的父亲每天却扛着每袋一百斤重的水泥，一天扛上两百多袋。他根本就没把自己的身体当成肉体，他拿它当了钢铁……

那一年，她大学毕业，带着新的希望，迈入了新的征途。

她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连续出版了数本书。散文、随笔、小说……当她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国内外各大媒体报纸上，当她气定神闲地坐在演播室里追忆那段青涩的年少岁月，提起父亲，提起那本至今仍被父亲保留着的处女作时，她仍然泣不成声。她记着父亲给她说的那句话：瞧，上帝已经为你打开了一扇窗。

她说，是的，父亲没文化，父亲的那双手像锉刀，父亲额上的皱纹，像犁铧穿过。可父亲的目光，却坚定，深远，父亲的那份深情堪比太阳，在那一瞬间，穿透了她青春岁月重重的迷雾，为她指明了方向……

## 大家V微语

### 李斯的月夜和雨夜

□李碧华

●26岁的李斯，是楚国一个看守粮仓的小文书。粮囤附近有草苇围住的粪坑。李斯如厕时，见到枯瘦瑟缩又沾了粪的小耗子，他想：人生如鼠啊，不在仓就在厕。他不禁长叹：“一辈子有无出息，全看为自己找一个什么位置。”

●在一个月夜，他想，该换一种活法了。

●清早，他匆匆离开家乡、亲人、没前途的把老鼠腰斩的守仓库员职位……这一走，终其一生没有再回去。他高升了。

●很多年以后，他像当日杀鼠一样，被判五刑加腰斩——劓刑、割舌、剁肢、笞刑同时执行之际便腰斩，最后慢慢碎尸。一家老小、三族亲戚、宾客门生……不分男女，一律斩首。七八个刽子手斧起刀落，也是一直忙到傍晚，雨夜。雨整整下了一个月。

●以上是钱宁作品《秦相李斯》中生死兴衰的始末。

●在辞典里，再惨烈也不过占了几句：“秦朝丞相，定郡县制，开中国地方制度新局面。为赵高诬陷谋反，腰斩于咸阳。”而腰斩，在中国古代酷刑中，也不过是其中一项而已。

●每一个人，当要过另一种生活时，必然也有另一种结局在等他。这是当时的货仓管理员上厕所时所料想不到的。而斩杀他的指鹿为马的赵高，亦逃不了“夷三族”的下场。

●历史便是这样了。



周日带着闺女看了一场露天电影，放映的是几部水墨动画，与其说是陪着女儿去参加活动，倒不如说是女儿陪着我们在怀旧，不管是露天电影还是水墨动画，都是深藏在记忆里儿时的美妙时光。

大操场上撑起一块白幕布，等着天黑了灯光熄灭电影开演，记忆中小时候住的高校里明明也有大礼堂，也在礼堂里看电影，怎么偏偏对看过的露天电影印象特别深刻呢？许是因为露天电影后来消失了，而大礼堂进化为今天的影院，那消失了的露天电影反倒成了心里丢不掉的念想。

与露天电影搭配在一起的当然是小板凳，必须得自己扛着小板凳早早地跑到大操场，挑选一个好位置等着，心里好焦急，这焦急不是等电影，而是等小伙伴，快来看我的位子多好！实际上每次去了操场才发现总有人比你更早。这露天电影哪里只是为了看电影，这是一个大单位一个大集体人群聚会的场合，互相观察、互相调侃、互相搭讪也互相揶揄，这不仅仅是一个看电影的时刻，这就是重要的社群交流的时刻。

所以看露天电影其实是一种集体的融合。当闺女和身边一群小朋友坐在一起看着白幕布上并不特别清晰的动画片，和她在家里或者在电影院里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露天电影的开放性造就了身边环境的“干扰”，而这种“干扰”超越了形式成了露天电影的内容之一。

当天的气候天气、并不算太清晰的幕布、效果一般的音响、时而闪过的身影、闹哄哄的人群、嗑瓜子的声音、织毛衣的动作、小朋友的喧闹……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露天电影，就像旧时光里戏园子里看戏，若是各个安安静静地正襟危坐，少了热茶水热毛巾，少了那一声声“叫好”，那还能叫看戏吗？

围炉听故事、看草台戏班子表演、反复播放的露天电影，都让人们回味无穷，人们在这丰富多彩的现代都市生活里怀念着那些简单原始的美好。

当然，在键盘上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毫不怀疑自己其实是怀着深深的浪漫主义在回忆往事，仿佛那公共空间的大银幕是关于儿时家园的梦想，是被我融合诸多个人色彩的诗意图调。

实际上的露天电影，伴随而来的常常有些哭笑不得的细节：比如夏天一直在拍打腿上手臂上蚊子的声音，比如看着笑着从小板凳上坐到地上的滑稽，又比如哪一家的小孩突然喊了一句“妈呀，原来电影这么清晰啊！”嗯，他一定是刚刚才配上眼镜。

然而，当我们在露天电影前专注着或哈哈大笑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是在哪一场电影出完片尾字幕，灯光熄灭之后，就再也不曾亮起来了，这是一场没有预告的告别，长大了才发现它消失了好久好久了。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贾敬伟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冯漫  
图编：王泰舒

零售  
专供  
本报



6935970566666  
零售价：1.00元/份  
订阅价：300元/年